

文壇邊上

吴昕孺著

WENTAN BIANSHANG



 海天出版社 (中)

本色文丛 · 于晓明 主编

文坛边上

吴昕孺 / 著



海天出版社（中国·深圳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坛边上 / 吴昕孺著. — 深圳: 海天出版社,
2014.11

(本色文丛)

ISBN 978-7-5507-1043-6

I. ①文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625号

文坛边上

WENTAN BIANSHANG



深圳出版发行集团

海天出版社

出品人 陈新亮
策划编辑 于志斌
责任编辑 陈 嫣
责任技编 蔡梅琴
装帧设计 王 璇
书名题签 嵇贾孜

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
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(518033)
网 址 www.htph.com.cn
订购电话 0755-83460293 (批发) 83460397 (邮购)
设计制作 深圳市龙墨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(0755-83461000)
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6.75
字 数 120千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
定 价 35.00元

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吴昕孺，本名吴新宇，196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。作品散见于《中国作家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天涯》《作品》《文学界》《读书》《南方周末》等报刊，并被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《杂文选刊》《小品文选刊》《意林》《视野》《格言》《特别关注》等转载，出版诗集《穿着雨衣的拐角》、散文集《声音的花朵》、文化随笔《远方的萤光》、长篇小说《高中的疼痛》等十余部，有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、排行榜以及各地中学语文试卷，曾获得安徽文学奖、新散文奖。现为《读者》签约作家、湖南省诗歌委员会委员。

目录

Contents

2008 年卷 / 1

2009 年卷 / 31

2010 年卷 / 57

2011 年卷 / 99

2012 年卷 / 136

后 记 / 203

2008 年卷

1月3日 星期四，晴

杨献平主持的散文中国论坛近日授予我“论坛最佳参与奖”，授奖辞如下：

吴昕孺的散文写作，体现了一个现代书生的人文素质和自由精神，其作品既有历史关照的厚度和广度，又有现实理性的透彻和自由。在参与论坛建设和交流过程中，吴昕孺平和儒雅、论文求实，具有良好的社群精神与和谐之心，体现了一个写作者应有的公民素质和合作姿态。鉴于此，本论坛决定：2007年度（第一届）新散文·散文中国论坛最佳参与奖授予散文家吴昕孺先生。

我的回复是：“感谢献平兄的高评和散文中国论坛朋友们的厚爱！自从1985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来，我就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民间写作者。我较少投稿，从不参加要交各种材料、跑各个评委的评奖活动。对于各种花色繁多的文学活动，我尽量做一名旁观者、局外人。我不无偏见地认为：对于任何一个不能免俗的写作者，只有强制自己远离名利场，才能深入生活与文学的腹地，找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。”

1月12日 星期六，晴

乘8号晚上的2次，9号中午到达北京，在西客站坐823次

公交车去康铭大厦。火车晚点了一个多小时，加上在公交车上折腾，直到下午3点才到宾馆。在宾馆大厅，意外见到书脉文化的泉清、清霜，他们也趁中国传媒创新年会的机会，来宣传公司的杂志。报业网钟澎、红斌等一千人在忙前忙后地接待来宾，他们特意发给我贵宾牌，我就很神气地一直戴在胸前。奔流说，左看看右看你都不像是贵宾。我答道，总得让我也炒作一回吧。他哈哈大笑。

10号早晨吃过中饭，在大厅碰到《读者》主编彭长城先生。我走过去和他打招呼，报上姓名，他竟然还记得我，说坐过我办公室里“主编”的椅子。他是我见过的最纯真的主编，他和《读者》是两位一体的。

开幕式人气很旺。传媒人的演讲精彩纷呈，我觉得很开眼界，不虚此行。

今天上午，于晓明派车来宾馆接我去书脉公司，给他手下的编辑们做业务交流。我针对他们办的《书脉》《茶韵书香》《中外名流》和《地球》杂志，谈了三点感想：一、编辑是另一种形式的营销行为，经营应从读者定位开始；二、编辑必须是杂家，最好的编辑是杂家中的专家；三、一本市场刊必须有一支强大的记者和作者队伍，编采合一，采为先。

1月19日 星期六，雨

《美文》第1期“散文观察”专栏发了我一个百字左右的“个人谈”：

吴昕孺：散文的体验不完全是一种纯文学的体验，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的体验、阅历的体验、审美的体验、学术的体验。这种体验与生活本身的联系更直接，也更密

切、更主动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散文成为一种具有广泛辐射力和无限可能性的文体，真正的好散文甚至超越了文体本身。你还不知道它是散文，你还不知道它是多么好的散文，但是它让你如痴如醉，让你醍醐灌顶，让你手不释卷，你会蓦然发觉，像《精神分析引论》这样高难度的学术著作，像《本草纲目》这样的医药书，像《时间简史》这样的科普读物，竟然都是美好的散文。

3月6日 星期四，阴

昨晚，马明博发来短信，说在《读者》上看到我了。今早走路来单位，在报刊亭买了一本第6期《读者》，“博客”专栏刊发了拙作《我为什么泪流满面》。正好也是昨天接到消息，该文入选《后王小波时代——非主流文学精选》一书。主流的咱进不去，进进非主流也好呵，谁说非主流日后不会是主流呢？就这样阿Q一下，继续读，继续写呗。

自从2001年下半年担任《大学时代》执行主编之后，长达六年的时间里，我几乎不太写稿、投稿了。期间为《大学时代》写扉页专栏也曾多次上过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意林》等文摘杂志，算是勉强延续了一丝文学的血脉。卸下《大学时代》的担子，总算还能写点东西，但对文坛已然十分陌生，对文学期刊也十分疏远。今天写这些话，除了表扬自己的努力，更要感谢那些时刻扶持、鼓励我的好朋友如杨献平、马明博、谢宗玉、赵瑜、朴素、梅岚、周公度、曲近、易清华等，没有他们的鼓吹与力荐，我的诗文便走不出“听孺阁”这块自留地了。

陈跃军创办的《格桑花开》文学报，邀我担任名誉主编。这是西藏地区历史上第一份民办文学报刊，很有意义，值得鼓励和推介。

3月14日 星期五，阴

欧阳白嘱我为即将创刊的《诗屋》杂志写发刊词。我便写了一个：

诗屋论坛创办三年多来，吸引了以湖南为主的全国各地、各种风格的实力诗人，也吸引了广大诗歌爱好者。于是，我们便有了在论坛的基础上进一步编辑《诗屋》杂志的想法。通过《诗屋》杂志力推“诗屋”诗人，打造“诗屋”精品，把“生出来的一屋子诗宝宝”培养成一个健壮、美丽、充满活力的诗歌群体，乃我们的愿望所在。

《诗屋》杂志和论坛一样，都是一个开放性的诗歌媒体。我们不立山头，不树旗子，不喊口号，只要是好诗，就可以到《诗屋》来占据一席之地。这也是我们提出的所谓“好诗主义”。好诗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主义呢？好诗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？我们认为，这就是一种坚持写好诗的主张；好诗的标准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好。这个回答或许让大家失望，却是认真的。写一首好诗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坚持写好诗；好诗的标准也容易制定，不容易的是在写作实践中始终恪守自己的标准。《诗屋》理解的好诗主义，论坛曾有过许多生动、鲜明的阐述，比如我们倡导的好诗主义的四个特征：社会承担，感动人心，意象鲜活，还要有较高的效率（见《好诗主义是不是一种主义》）。符合以上四个特征的诗歌，我们是热烈欢迎的。

反过来，我们不会欢迎无病呻吟的矫情诗歌，白开水般的口语诗歌，顾影自怜、形同呓语的闺阁诗歌，比和尚的百衲衣还拼凑得厉害的杂碎诗歌，散发出一股异味、人

人闻之而掩鼻的垃圾诗歌，哗众取宠、声嘶力竭的神经质诗歌，注释比作品还长的掉书袋诗歌……

如果你是一位真诚的写作者，如果你的属于诗歌的心灵始终和时代一起跳动，如果诗歌已经让你更加热爱生活而不是颓废萎靡，那你，一定会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。

3月31日 星期一，雨

欧阳白打来电话，告知彭燕郊老师仙逝。为之一惊。因为，此前彭老师没有去世的预兆，既无沉疴，更无暴疾，只是近来身体有些小恙。我对白兄说：“这样的死法也是一件快事，高人自有高境界，非我辈庸常之人所能度之。”彭老师近90年的人生是丰富的，是沉厚的，是光华夺目的。早年的苦难，中年的坎坷，晚年的亮丽，一笔笔都是那么浓墨重彩，一步步都是那么踏实坚定。我们惊讶地看到，80多年漫长岁月，自打与诗歌结缘之后，彭老师竟然没有衰年，全是盛年和华年。他的创作，老而弥坚，老而愈醇，在别人衰亡的时候他却走向巅峰。

其实，这一切只在于，彭老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，是一个能坚持的人，是一个真正热爱诗歌的人。因而，他也是一个不朽的人。

4月2日 星期三，阴

上午9点半，湖湘出版公司的小方送我去明阳山殡仪馆。他是第一次去，我去过一次却不记路，所以路上颇费了一番周折，到达明阳山时已过了10点。我心里很急，因为韦白兄通知彭燕郊老师的追悼会是10点左右，生怕耽误了。还好，要10点半才举行。昨天下午，我在韦白那里帮南京诗人蔡克霖订好花圈，今天我看到已经摆放在那里了。好多的花圈和挽联，好多的

诗友们，我先后见到了骆晓戈、李岱松、叶梦、聂茂、欧阳白、彭国梁、奉荣梅、刘清华、王开林、韦白、远人、梦天岚、易清华、龚旭东、欧飞廉、袁复生和萧金鉴老师等。会后，沈念发来短信，他也在场，可惜没有见到，他下午就回岳阳了。

追悼会准时开始，由湘潭大学校长主持，湘大的彭国甫书记致悼词，省作协主席唐浩明老师发了言。遵照彭老师遗嘱，在追悼会上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为他送行，还有湘大的女研究生朗诵老师的诗歌。追悼会开了一个多小时。我拿了一份昨天的《三湘都市报》，上有彭老师去世的专版。

4月14日 星期一，雨

上周六晚，和欧阳白、解、马随在兴汉食府继续讨论杂志和年选事宜。白兄志存高远，他说，我们一定要把诗屋和好诗主义坚持下去，第一个目标是达到上世纪90年代“新乡土诗派”的水平与影响，然后再超越它。我们很有信心。马随拿出《诗屋》创刊号，要欧阳白和我题词。我想了下，题道：“可以马马虎虎写诗，不可随随便便做人。”把“马随”的名字一而再地嵌了进去，让他乐不可支，我也自鸣得意。

4月20日 星期日，晴

18日晚上7点半，韦白组织滑动门论坛诗人聚会，在定王台的女书茶艺馆举行。我有幸应邀参加。与会的有龚旭东、梦天岚、易安、马随、殷明、晓梦斜阳，还有几位我不太熟悉。我带了些《诗屋》杂志过去，韦白也赠给每位与会诗人一本《6+0》第三辑。诗人都是性情中人，大家畅所欲言，没有套话、官腔和拐弯抹角的东西，直来直去地，把诗情诗意诗思都碰撞出很多火花来。我也就有些问题参与了大家的讨论。

一是关于诗的现代性问题。谈到诗的现代性，就必须触及诗歌传统。我觉得，过于强调现代性和过于强调传统都是一种割裂，中国当然有伟大的诗歌传统，但20世纪初叶以来的汉译诗同样是中国诗歌传统的一部分。没有汉译诗就没有中国的现代诗歌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诗歌的发展如果只建立在汉译诗的传统上，将毫无出路。诗歌经过翻译已经过滤了许多母语的精华，经过翻译的诗歌与诗歌原作相比，绝大部分只能落处二乘，译诗达到或超过原作水平的微乎其微。一个民族的诗歌仅靠外来翻译诗歌的营养，而断然与自己的传统决裂，那将是灾难性的。所以，我觉得诗歌的现代性不是当前诗歌的关键问题。我以前也多次提到过，当代诗歌的关键问题是诗人的态度问题。诗人缺乏风骨，缺乏对诗歌来自生命深处的热爱，缺乏思想的独立性，这才是中国诗人积重难返的痼疾。中国现在的诗人们已经掌握了诗歌创作的一切技巧，中国人聪明，玩技巧很在行，外国同行想瞒都瞒不住。但很多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拿不来。一个受不了委屈、耐不住寂寞、经不起名利冲击的诗人，是不可能成大器的，因为无“象”。长沙有句方言叫“不装象”，没有大器之象。

二是关于体制对诗歌的影响问题。有诗人认为，体制是中国出现大诗人的最大障碍。我觉得这是不对的，这是诗人推卸责任的表现。诗人写诗与体制毫不相干，一个真正的诗人是不会在乎体制那件外衣的。可以说，迄今为止的任何一种体制都是跟诗人过不去的，从来没有让诗人舒服的体制。如果你想在体制下过得舒服一点，那最好不要当诗人。不要说中国，柏拉图在他著名的《理想国》里索性就把诗人给开除了，当代中国还不至于开除诗人吧。我们要感谢传统，不管怎么说，诗人在中国还是受到尊重的。时下，公认的世界级大诗人大部分都出现在体制不怎么好的前苏联、东欧，如米沃什、布罗茨基、帕斯捷尔纳克、塞弗尔

特、希姆博尔斯卡；还有些来自长期受殖民统治、贫穷落后的美洲及非洲小国，如巴列霍、聂鲁达、沃尔科特等等。相反，美国的体制好吧，那真是让人舒服的体制，但当代美国几乎没有大诗人。体制不好对诗人的生活是一种磨难，但对诗人的创作说不定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正是压抑、漠视与迫害，能让敏锐的诗人发现人性最隐蔽的奥秘，能让他们感受人类灵魂最细微的震颤。这才是形成诗歌最伟大力量的东西。彭燕郊老师有过一句最具分量的话，也是他的座右铭：“诗歌是我的宗教。”是的，只有把诗歌当作自己宗教的诗人，才会对诗歌产生坚不可摧的信仰，才会在苦难中保持单纯和诗意，才会用诗歌的智慧去瓦解日常的困挫，才会让诗歌浸润他的全部身心，贯彻他人生的每一分钟。这才是成为一个大诗人的前提与基础。

三是我的诗歌观。韦白兄问我，有什么诗观？我坦言道，没有。尤其是关于诗歌标准的观点，我越来越没有这些玩意了。以前跟诗友聊，我也能头头是道地讲一两个小时诗观，讲得还不错，人家认同。但通过这些年的诗歌实践，我开始沉默了。我发觉诗观是最不靠谱的东西，是诗歌领域最俗套的东西。诗观就像人的简历，抽象得仿佛几根尸骨，闻不到一丝活气。宋代的大德赵州从谏，每当有人问他佛法大意时，他总喝道：“吃茶去！”所以，现在要有人问我诗观，我想，是不是要请他“写诗去”呢。诗观的唯一作用就是让诗人变得狭隘，如果他持现代派的诗观，他就会将传统派打入地狱；如果他喜欢现实主义，他就会将浪漫主义剥得体无完肤。而诗歌真的是不可以这样子分阵营的，诗歌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有时候一句话说不清，我和欧阳白主持诗屋时，干脆提了个“好诗主义”，如果你硬要分，就分为好诗和不好的诗两类，不要再有其他分类标准了。我从来反感口语诗，但我发现口语诗中也有很优秀的诗作品。诗人应该是最包容

的，可中国当代诗人的心胸普遍狭隘；诗人是应当视野开阔的，可中国当代诗人大多只望着自己的诗，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，别人的都是狗屎；诗人应该是最充满激情、最热爱生活的，可中国当代诗人偏偏是最受不得委屈、最容易泄气、最委琐和疲软的一群！

这些所谓的诗人当然都不是中国诗歌的希望。中国肯定是有真诗人的，像彭老师那样，几十年殷殷自守，不计宠辱，不求闻达，始终饱满、丰沛、自信，诗与人一体，人与诗相融。这样的真诗人、大诗人，像一块金子那样熠熠发光，又怎么会为流俗所蔽，又怎么会为宵小所谗呢？

5月13日 星期二，阴

周日中午，诗屋论坛和涉外学院的湘流文学社一起举办以“感恩母亲”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。汤文培是朗诵会的总策划。参加的诗人有韦白、远人、定光、雪马、马随、森林伐木、凌峰、海燕、枕戈、殷明等。我第一次与新锐诗人颜觉、周木、多马、李泽清、弥撒、周过等进行交流。涉外的校办主任鞠晨曦与会，他的一段开场白说得很有激情，显露出他的诗人气质。

作为主办者之一的诗屋论坛，欧阳白和我先后上台讲话。我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与涉外学院的不解之缘，一是他们的校长张楚廷先生就是我的校长，张校长的教育思想放到一百年前和一百年后都将是先进的；二是我在主持《大学时代》杂志期间，涉外学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，不仅有较为可观的发行量，还成功合作过多次活动。然后，我朗诵了十五行诗《母亲的声音》。

5月27日 星期二，多云转暴雨

昨天，岳麓书社紫纯先生通过天涯社区的“留言”告诉我，我的十五行诗《音乐停止了》入选他们出版社编辑的《汶川抗震救灾诗文选》。他在留言中说：“你的诗属于象征派，难懂。”我回答他说：

紫纯好。看到太多有关地震的诗都是直接抒情，其中固然有让人感动之作，但更多的是抒情太过，没有太大的艺术价值。虽然灾难应该让技巧走开，但既然是写诗，过分抒情对诗歌本身总是一种伤害，就像放油太多的小菜，对健康是有害的。所以，我就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，更峻峻、更理性一些。写得不好，谢谢您的包容和抬爱。

这也是我对最近很多救灾诗文的看法。

6月5日 星期四，晴

下午，接到袁复生的短信，说他们将在今晚8点，在新华文图大厦五楼，主办一个有关汶川地震的影像报告会，作品全部由晨报派出的八名摄影记者提供。在会场，见到定光、马随、殷明、弥撒等80后诗人，随后，宋元老师也来了。复生将晨报周刊总编辑龚晓跃先生介绍给宋老师和我，晓跃先生我大约见过三次，他一头长发，清瘦俊秀，下笔如行云流水，才气难挡。《晨报周刊》每期的卷首语均是他的大作，不拘一格，铿锵可读。

报告会以摄影作品为主体，辅以各位摄影师的现场讲述，主标题为《那些悲伤的碎片》。我视力不太好，戴着眼镜也勉为其难，加上前排坐着威武雄壮的作家浮石，看起来比较吃力。总

体印象是很不错的，但冲击力没有我预想的强。大概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平日在网上看了大量的灾区照片，对灾区的惨状已经不陌生了；二是这些照片拍得颇具艺术性，感觉原生态不够，反而削弱了它的冲击力。灾区的相关照片中，令我最受震撼的，是在一个诗友的博客上，看到汶川的河流上漂浮着孩子们的尸体，看上去似乎都是女孩，她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好看的衣服。那些可爱的孩子们，像是一个枕着一个睡着了……

前不久应朋友之邀写一篇讨论男女两性问题的文章，我写了五千来字，题为《男人与女人》。朋友说文章真好，标题太差，引发不起别人的阅读兴趣。我可能因为长期写诗的缘故，对散文和小说的标题向来不讲究，这一毛病马明博等好友均提出过批评，我也是虚心接受，死不悔改。这回突然心血来潮，既然朋友不满意，我就改为《女人的胳膊与男人的大腿》。他说这个太好了。我亦不以为意。令人意外的是，我把该文发到天涯社区的“散文天下”，不到两天竟有13000多的点击率。我才明白，时下人们的阅读兴趣与欣赏方向是个什么样子。这一方面缘于网络文章多如过江之鲫，标题不醒目，文章立马就会被淹没；另一方面也说明商业社会、快餐时代，连文字也得“灯红酒绿”起来了。

6月28日 星期六，晴

我坐在西藏泽当镇山南地区行署院内某公寓楼二楼，青年诗人陈跃军的书房兼卧房里，努力平息着自己激动的心情，试图回忆这些天来西藏之行的巨大收获。但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，因为我现在依然处于失语状态，或者说，依然处于语无伦次的状态。平时在文字上一贯自信的我，直到到了西藏，才发现自己竟是如此浅陋平庸，语言是如此苍白无力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要用文

12 文坛边上

字来准确地描述西藏是不可能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把这次西藏之行写下来，或许不能道西藏之万一，但我可以肯定，那将是属于我的文字，我自己的文字。

昨晚，跃军和乙乙借着浓浓的酒兴说，他们要在《格桑花开》上做一期我的专号，主题为“一个人的西藏”。我欣然同意，我现在就是一个“藏漂”，我的身体过几天将要回去，我的心灵将永远游荡在这片神奇而神秘的土地上。

7月1日 星期二，晴

昨天，与跃军、乙乙夫妇在山南江城酒店话别，还有跃军的两位朋友沈主任与高主任。然后，跃军送我到车站，又把一条雪白的哈达挂在我的脖子上，并执意给我买上车票。

此时此刻，我竟希望跃军快些离开，否则担心自己会过于动情。跃军现在是最忙的时候，但因为我的到来，耽误了他很多时间，他给我安排得那样周到，自己却很少休息。有这样的好兄弟，夫复何求！

7月5日 星期六，晴

昨天从林芝回来，下午4点到拉萨，诗人李素平开车到八一路接我。开好房后，还帮我买了准备今天上路的一大袋面包， he 说是拉萨最好吃的面包。我说，我在西藏、在拉萨享受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风光与最深挚的友情。

晚上，素平兄邀了西藏小说家张祖文和美女编辑汪璐，一起为我饯行。这时接到旅行社通知，5号没有去长沙方向的火车，订的是6号的车票。人不留客天留客啊。情不自禁，加上素平、祖文的“逼压”，喝了点酒，顿时飘飘然如临风而举。醒来已是今早7点，来到宾馆电脑房，草草记之。